



大 会

Distr.: General
31 October 201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72(c)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
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1/204](#)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报告该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本报告反映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模式和趋势，并就如何更好地执行该决议提出了建议。

* 本报告因需考虑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供的信息而迟交。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1/204](#)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报告该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报告介绍了第 [71/204](#) 号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重点说明了该决议中指出的关切事项。
2. 本报告参考了联合国人权条约监测机构、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和联合国各实体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提出的意见。报告还参考了来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家官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资料。
3. 秘书长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的接触以及该国政府就本报告草案提交的详细材料。这些材料以及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磋商都为编写本报告提供了帮助。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继续与联合国条约机构进行建设性接触，并于 2017 年 3 月提交了关于《残疾人权利公约》执行情况的第一次定期报告。5 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邀请 3 名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访问该国，即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人人有权享有最佳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有人权的不利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然而，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合作仍然没有得到改善，该特别报告员仍未获准访问该国。秘书长对伊朗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的对话在 2017 年全年继续进行表示赞赏。
5. 自秘书长向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交报告([A/HRC/34/40](#))以来，人权状况的主要特点是在总统选举之前打击人权维护者、记者和社交媒体用户。使用死刑的比率仍然很高，包括对违反法律的儿童。联合国人权机制继续收到大量酷刑、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任意拘留和不公正审判的指控。联合国人权机制还继续收到持续歧视妇女、迫害宗教和少数族裔者的信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执行 2016 年 12 月通过的《公民权利宪章》¹ 取得的进展有限。

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状况

A. 死刑

死刑的使用情况

6. 自秘书长向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交报告以来，死刑的使用率一直居高不下。尽管《公民权利宪章》规定公民享有生命权(第 1 条)，但据知在 2017 年

¹ 《公民权利宪章》是一份不具约束力的文件，必须参照其他现行法律和条例阅读，且不对这些现行法律和条例的规定构成限制。可查阅 http://dublin.mfa.ir/uploads/Charter_on_Citizens_Right_96172.pdf。

1月至6月期间至少有247人被处决，其中包括3名妇女和3名少年犯。²大部分处决涉及毒品犯罪。

7. 近年来一直存在的贩毒问题表明，使用死刑对毒品犯罪产生的威慑作用有限。秘书长和特别程序任务的几位负责人不断强调修订禁毒法的迫切需要。³

8. 2017年7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议会通过了禁毒法修正案。尽管最初提出的修正案尝试以30年以下徒刑取代死刑，以此处理某些非暴力犯罪，但在最终投票前又进行了多次倒退性质的修订。结果是，在最终草案中，仍然按照缉获毒品的数量和种类继续对多种贩毒罪判处死刑。⁴

9. 在通过修正案的过程中，议会成员要求在对该法案进行表决前停止所有与毒品有关的处决。⁵毒品罪犯的家属也提出了类似请求。然而，由于司法当局拒绝宣布暂停执行死刑，处决率在7月达到高峰，至少有100人被处决。⁶根据新的法律，许多被处决者将有资格将他们的量刑减轻为监禁。

10. 秘书长承认，颁布新的法律将是在限制使用死刑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可以挽救目前被判死刑的大批囚犯的生命。但秘书长回顾说，国际人权机构，包括负责监督《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1975年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执行情况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一再强调，对毒品犯罪判处死刑不符合该《公约》第六条规定的“最严重罪行”的要求，人权事务委员会将这种罪行定义为谋杀或故意杀人。⁷

11. 国际法也对死刑有严格规定，必须在满足这些规定的条件下，死刑才不会被视为任意剥夺生命。然而，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报告指出，在许多涉及死刑的案件中，诉讼程序不符合公平审判国际标准，破坏了正当程序保证。Nusratullah Khazayi在1月被处决就是一个引人瞩目的例子。他的家人被告知案件仍在审理中，他的判决还没有最终确定。他因与毒品有关的罪行被监禁5年多，在加兹温监狱被处决，而他的家人并没有得到将执行死刑的通知。⁸

²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for Iran, “Iran: a crisis of the right to lif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10 October 2017。可查阅 <http://iranrights.org/newsletter>。

³ 例如，见 A/HRC/31/26，第58段。

⁴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n must not squander opportunity to end executions for drug-related offences”, 28 July 2017。可查阅 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7/07/iran-must-not-squander-opportunity-to-end-executions-for-drug-related-offences/。

⁵ 可查阅 <http://hamshahrionline.ir/details/353801/Society/socialnews>。

⁶ Iran Human Rights, “Iran: 100 executions carried out in the month of July”, 1 August 2017。可查阅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2996/>。

⁷ 人权高专办，“使用死刑打击毒品犯罪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权利专家在10月10日星期日反死刑国际日即将到来之际告诫”，2015年10月7日。可查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6581&LangID=E。

⁸ Human Rights Activists News Agency, “A prisoner executed in Qazvin before the end of due process”, 22 February 2017。可查阅 www.en-hrana.org/prisoner-executed-qazvin-end-due-process。

12. 此外，“穆哈拉姆”(仇恨上帝)或“诅咒先知”、“侮辱伊斯兰教”等多种指控的犯罪者被施以死刑，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继续对此表示严重关切。1月，最高法院维持对 Sina Dehghan(21岁)的死刑判决，罪名为“穆哈拉姆”，具体涉及他19岁时在即时通讯应用程序上发送的消息。据报，他以将得到释放的虚假承诺，被说服承认违反伊斯兰教法。⁹ 伊朗当局表示，他的律师已要求重审，案件仍未了解了结。

13. 尽管 2008 年通过了一项禁止公开处决的通告，但公开处决仍继续进行，政府继续为使用这一做法寻找正当理由，包括声称这样做是为了遏制某些罪行。2017年1月至7月，据报发生了至少 12 起公开处决。¹⁰ 1月，两名囚犯因“穆哈拉姆”罪在萨尔波勒-扎哈卜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西部的克尔曼沙阿省)被公开施以绞刑。4月，一名男子在阿拉克市(中央省)被公开施以绞刑。媒体播放的视频显示，包括儿童在内的大量群众观看了他的处决。¹¹ 秘书长坚决反对公开处决这一使人丧失人性、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做法。

处决少年犯

14. 国际人权机制建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废除针对儿童的死刑，无论犯罪情况和性质如何(CRC/C/IRN/CO/3-4，第 36 段)。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落实这一建议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仍然是女童 9 岁、男童 15 岁(阴历年)，远低于国际少年司法的标准。

1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根据《儿童权利公约》设立了全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政府还在司法机构的儿童和青少年权利执行委员会下设了一个工作组，以支持和解工作并防止处决。尽管如此，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仍至少有 3 个在被控罪行发生时未满 18 岁的人被处决。Arman Bahr Asemani 在 2012 年(他 17 岁时)因杀死他的表兄弟被判处死刑，1 月，他在克尔曼监狱被处决。律师和民间社会活动者此前曾尝试获得他最近亲属的同意，以减轻他的量刑。18 岁的 Hasan Hasanzade 因在 15 岁时犯下的谋杀罪于 1 月在大不里士中央监狱被处决。¹² 4 月，Ashgar Mohammadi 因在将近 30 年前、他 15 岁时被控犯下的谋杀罪在卡拉季中央监狱被处决。¹³

⁹ Rachel Roberts, “Iranian man sentenced to death for ‘insulting Islam’ through messaging app”, Independent, 30 March 2017。可查阅 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iranian-man-sina-dehgham-death-sentence-insult-islam-muslim-line-messaging-app-arak-prison-amnesty-a7658466.html。

¹⁰ Iran Human Rights, “Iran: 239 execution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7”, 30 June 2017。可查阅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2929/>。

¹¹ 可查阅 www.youtube.com/watch?v=zqO9JW7bc7g。

¹² 同上, “Iran: two juvenile prisoners executed”, 29 January 2017。可查阅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2778/>。

¹³ Amnesty International, “Execution of man arrested at 16 exposes Iran’s disregard for child rights”, 25 May 2017。可查阅 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7/05/execution-of-man-arrested-at-16-exposes-irans-disregard-for-child-rights/。

16. 4月，几位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对 Mehdi Bohloli 和 Peyman Barandah 被判处死刑表示严重关切，强烈谴责因在 18 岁以下犯罪而被判处死刑者人数的空前上升。他们指出，这“确凿证明了《伊斯兰刑法》2013 年修正案未能停止处决被判处死刑的儿童”。¹⁴ 在未成年人根据修正案得到重审机会的一些案件中，重审并没有发生，据称没有任何理由。在未成年人获得重审的某些案件中，法官再次将他们判处死刑，认为以他们的成熟程度足以理解所犯罪行的性质。在 Peyman Barandah 的案件中，由于正在做出和解努力，暂缓执行死刑。

17. 秘书长还了解到，还有其他几个在未成年时被判处死刑的人面临处决危险。这其中包括 Zeinab Sekaanvand Lokran，她被控在 17 岁时谋杀丈夫。她申请重审的上诉被驳回，判决在 2017 年 3 月被送至奥鲁米耶判决执行办公室。但由于正在做出和解努力，死刑目前被暂停执行。

18. 7月，至少有 89 名在未成年时被判处死刑的人仍关押在死囚牢房，¹⁵ 其中有些人等待处决已有十多年的时间。据一些非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由于这些案件被公开的程度有限，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

19. 对 18 岁以下者作出死刑判决和执行这种判决不符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应承担的国际义务。秘书长敦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按照其批准的国际人权条约停止处决违法儿童，并对因 18 岁以下犯下的罪行而被判死刑人员的所有案件进行特别审查，以减轻或撤销死刑判决。

B.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2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坚持使用酷刑和虐待的做法依然令人深为关切。司法机构继续使用残酷、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处罚，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严格禁止的截肢、致盲和鞭刑，并以“伊斯兰”惩罚是能有效发挥威慑作用、与长期监禁相比“更为人道”作为开脱的借口。

21. 根据《伊斯兰刑法典》第 638 条，公开违反禁令(哈马法)的人可能被判处 10 天至 2 个月的监禁和 74 鞭的鞭刑。至少有 149 项犯罪可判处鞭刑。¹⁶

¹⁴ 人权高专办，“‘尊重国际法’：联合国专家敦促伊朗停止处决在未成年时被判处死刑的两名男子”，2017 年 4 月 28 日。可查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1547&LangID=E。

¹⁵ 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n: scheduled execution of man arrested as teenager is an all-out assault on children’s rights”, 15 August 2017。可查阅 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7/08/iran-scheduled-execution-of-man-arrested-as-teenager-is-an-all-out-assault-on-childrens-rights/。

¹⁶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ur, “Iran 2016 human rights report”，可查阅 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65708.pdf。

22. 1月至7月期间，据报宣判了98次鞭刑，执行了40次。¹⁷ 非政府组织称，这个数字只占案件总数的一小部分。6月，马赞达兰省司法部的一位官员被援引在国营媒体上说，在2016年作出了“成千上万鞭的鞭刑裁决”。¹⁸

23. 1月，伊斯法罕省Najafabad的一名记者因被控刊登地方当局没收摩托车数量的错误数字，因“散播谎言”受到40鞭的鞭刑。¹⁹

24. 6月，加兹温有90人因在斋月期间在公共场合进餐被逮捕，其中20人被鞭打。²⁰ 南部的法尔斯省和奥鲁米耶也发生了类似的逮捕事件。据报，Basij民兵成员在几起逮捕事件中协助进行了逮捕。

25. 7月，据国营媒体报道，马拉耶尔市一名30岁男子因被控骚扰一名妇女被公开鞭打74次，并被判处两年监禁、两年流放到该县东部的一个小镇。刑罚的视频显示，至少有一名儿童观看了对这名男子的公开鞭刑。²¹

26. 还发生了9起截肢和一起致盲案件。2月，司法系统负责人Majid Karami确认了最高法院判处一名女子一眼失明和7年监禁的决定，以此作为她对另一女子进行酸液攻击、导致受害者在两年前失明的惩罚。²² 5月，德黑兰刑事法院第11分庭判处两名被控抢劫的囚犯接受hadd处罚(左手四根手指截肢)。在一家国营媒体的采访中，其中一名犯罪者称，他犯罪是因为急于支付妻子的医疗费用。²³

27. 7月，国营媒体报道，Pakdasht国家安全部队将8名囚犯游街示众。²⁴ 4月，根据代赫洛兰检察官的命令，在伊拉姆省代赫洛兰镇游街示众的3人也遭到类似的有辱人格的待遇。²⁵

28. 对囚犯特别是政治犯施以酷刑和虐待的案件仍然令人严重关切。据报，酷刑可能在漫长的审讯过程中发生，被逮捕的人无法得到任何形式的法律援助。这种做法的主要目的是获得供词，然后在法庭上将其用作可采纳的证据。还继续有大量证据证明，存在长期单独监禁、许多监狱中拘留条件有辱人格以及拒绝提供医疗的情况。

¹⁷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for Iran, floggings by city database。可查阅 www.iranrights.org/projects/flogging。

¹⁸ 可查阅 www.irna.ir/fa/News/82581253。

¹⁹ 可查阅 www.isna.ir/news/95101911558。

²⁰ Ludovica Laccino, “Iranian town has flogged 20 people caught eating in public since start of Ramad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13 June 2017。可查阅 www.ibtimes.co.uk/iranian-town-has-flogged-20-people-caught-eating-public-since-start-ramadan-1626084。

²¹ 可查阅 www.isna.ir/news/96041306966。

²² “Iran to blind acid-attack woman in retribution punishment-Tasnim”, Reuters, 3 February 2017。可查阅 www.reuters.com/article/iran-judiciary-retribution-idUSKBN15H2JC。

²³ 见 www.rokna.ir/的报道(2017年6月1日)。

²⁴ 由 Mehr 国营新闻社报道(2017年7月1日)。

²⁵ 可查阅 www.mehrnews.com/news/3951403。

2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监狱状况仍然令人严重关切。尽管联合国人权机制、特别是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一再呼吁，但当局仍未开展更加全面的监狱改革，以防止监狱管理人员超越其职能范围行事，追究实施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者的责任。

30. 秘书长回顾，鞭刑、致盲、截肢判决以及故意剥夺医疗机会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绝对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规定，尤其是公约第 7 条的规定。他还回顾说，囚犯可获得医疗是公认的囚犯待遇最低标准，²⁶ 也是伊朗法律规定的权利。

31. 秘书长敦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重新考虑对第二轮普遍定期审查就酷刑和虐待问题向伊朗提出的建议所持的“部分支持”立场，并作为优先事项取缔酷刑和虐待做法。他还呼吁当局调查所有拒绝提供医疗的情况，对犯罪者采取坚决行动，向受害者提供补救措施并协助其康复。

C. 妇女状况

32. 秘书长欢迎哈桑·鲁哈尼总统在竞选期间坚定支持妇女赋权的立场，²⁷ 以及《公民权利宪章》第 11 条承认妇女有权积极和有效参与决策、立法、管理、执行、监督和获得平等社会机会。他迫切希望这些承诺和原则能够转化为伊朗妇女的切实进展。

33. 在报名参加总统竞选的 137 名妇女中，没有一人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审查，这导致总统选举中没有女性候选人，截至 7 月份，鲁哈尼先生的新内阁中没有女性部长。由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和各国议会联盟绘制、截至 2017 年 1 月 1 日的妇女参政情况地图显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 193 个国家中排名第 177 位。²⁸ 政府指出，在近期选举中，女议员人数增加了一倍，2013 年，6 000 多名妇女当选市议会和村议会成员，而 1998 年为 1 375 人。7 月底，国营媒体引用负责妇女和家庭事务的内政部副部长 Fahimeh Farahmandpour 的话说，“上一年女性失业率上升了 10%，有高等教育背景女性的失业率是男性的两倍，45% 的女性不赚取工资。”²⁹

34. 秘书长在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上一次报告中对打击妇女权利活动人士的情况表示关切(A/HRC/34/40，第 37 段)。自那以后，又报告了一些新的涉嫌恐吓和骚扰的事件。

²⁶ 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57 年 7 月 31 日第 663C(XXIV)号决议核准、经社理事会 1977 年 5 月 13 日第 2076(LXII)号决议扩充、大会 2015 年 12 月 17 日第 70/175 号决议修订和一致通过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²⁷ 5 月，哈鲁尼先生宣布了一项综合计划，以解决“妇女在教育、健康、参与经济和政治等各个领域的不平等进展”。

²⁸ 可查阅 www.unwomen.org/-/media/headquarters/attachments/sections/library/publications/2017/femmesenpolitique_2017_english_web.pdf?la=en&vs=1123。

²⁹ 见 <http://en.isna.ir> 的报道(2017 年 8 月 1 日)。

35. 最低结婚年龄仍为女童 13 岁，男童 15 岁，但未满 10 岁的女童可经父亲同意或法院许可结婚。秘书长感到关切的是，国际人权机制特别是儿童权利委员会最近于 2016 年 1 月提出的建议(CRC/C/IRN/CO/3-4，第 28 段)并没有推动废除授权童婚的法律规定。他对伊朗当局继续声称让年仅 9 岁的女童结婚可能对她们最为有利感到忧虑。童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构成威胁，与《儿童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背道而驰。

36. 7 月，国营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每年有 41 000 名 15 岁以下的儿童结婚。文章还透露，10 岁以下结婚的大部分女童来自东南部的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³⁰

37. 对妇女和女童的歧视性着装规定在 2017 年继续得到执行。这些规定导致伊朗女运动员被禁止参加或暂停参加国内和国际比赛，反对强迫佩戴面纱的人则受到威胁。据称，2017 年 2 月，一名国际象棋棋手因在一场比赛中没有佩戴头巾出场而被禁止参加国内比赛。³¹ 4 月，伊朗五人制足球联盟将 Shiva Amini 开除国家队，原因是在社交媒体上发现了一张她没有佩戴头巾、穿短裤比赛的照片。³² 与《公民权利宪章》第 36 条³³ 背道而驰的是，越来越多的妇女因在驾车时“佩戴头巾不适当”(即不符合伊斯兰法律)而被逮捕。

38. 5 月，网络运动“我的隐形自由”创始人 Masih Alinejad 受到据说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神职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出的死亡威胁，原因是她发起了反对强制佩戴头巾的运动。³⁴ 两名议员要求调查一名神职人员在星期五讲道中对她发表的诽谤言论，但在撰写本报告时，仍未应这一要求开展任何调查。

39. 妇女的行动自由权仍受到高度限制。1 月，国营媒体报道，两名妇女因在提斯孚尔市骑摩托车被捕，当地警方指挥官认为这“违反革命规范和价值观”。伊朗当局指出，这两名妇女已被释放。秘书长注意到，议会在 7 月就修改《护照法》第 18 条的可能性开始辩论，该条规定妇女必须获得丈夫或“男性监护人”的批准，才能出国旅行。然而，仍未就这项法律或任何其他歧视妇女和女童的法律取得任何进展。

³⁰ 见 www.irna.ir/en/ 的报道(2017 年 7 月 30 日)。

³¹ Women in the World, “Iranian chess player banned from tournaments because she did not wear hijab”, 21 February 2017。可查阅 <https://nytlive.nytimes.com/womenintheworld/2017/02/21/iranian-chess-player-banned-from-tournaments-because-she-did-not-wear-hijab/>。

³² Lizzie Dearden, “Former member of Iranian women’s football team ‘banned from sport’ after being photographed without veil”, Independent, 27 April 2017。可查阅 错误!超链接引用无效。。

³³ 《公民权利宪章》第 36 条规定，每位公民都享有隐私得到尊重，住宅、个人空间、所有物品和车辆免于被搜索和检查的权利。

³⁴ Women in the World, “Exiled My Stealthy Freedom founder received death threats for campaign against compulsory hijab”, 29 June 2017。可查阅 <https://nytlive.nytimes.com/womenintheworld/2017/06/29/exiled-my-stealthy-freedom-founder-receives-death-threats-for-campaign-against-compulsory-hijab/>。

D. 限制意见、表达和和平集会自由

意见和表达自由

40. 秘书长注意到鲁哈尼先生多次表示支持意见、表达和媒体自由。³⁵ 然而，在5月份的选举之前，对新闻记者、作家、社交媒体活动人士和维权人士的打击力度加强，其中有很多人被情报部门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审讯和逮捕。司法机关继续以“反国家宣传”、“侮辱”政治或宗教人士、危害“国家安全”等含糊不清的犯罪名目对和平行使表达自由权的人加以严重的刑罚处罚。还出现了关闭报纸和杂志社，加强监测、过滤和封锁载有政治新闻和分析的网站的情况。正如前几次报告所强调的那样，继续逮捕政治活动家、维权人士和媒体专业人士的趋势对自由、公平和参与性选举产生了不利影响([A/HRC/31/26](#), 第30段)。

41.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统计，6月份至少有12名记者、14位博主和社交媒体活动人士被拘留或因他们在总统选举前开展的和平活动被判刑，其他人则受到监视并受到国家当局其他形式的骚扰和恐吓。

42. 3月，政治活动家和记者 Hengameh Shahidi 因“聚众串通、有意破坏国家安全”和“进行破坏国家制度的宣传”的罪名被捕并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2017年7月，据报 Shahidi 在德黑兰 Evin 监狱处于危急状况，据报她被单独监禁并绝食29天，以此抗议对她的逮捕。她曾于2009年在非常相似的条件下因同样的罪名被捕，也是在当年的总统选举之前。伊朗当局称她已经获释。3月份，在被释放不到一个月之后，前任报纸编辑 Ehsan Mazandarani 被革命卫队再次逮捕。他随后以绝食抗议对他的逮捕，认为这是“非法、政治性和武断的”。³⁶ Mazandarani 先生是2013年选举前被捕的至少18名记者之一。在撰写本报告时，据报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43. 6月，曾被囚禁的新闻摄影记者 Asal Esmailzadeh 在陪同丈夫前往德黑兰文化和传媒法院时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被逮捕。同月，据报还有其他几位为鲁哈尼竞选团队工作的改革派记者和媒体顾问被传讯质问。³⁷

44. 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5月的总统竞选期间，数百个网站被封锁。3月，最受欢迎的即时通讯应用 Telegram 一些频道的12名管理员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逮捕，他们的频道内容被删除。7月，其中6人开始绝食，以此抗议对他们的拘留，抗议他们无法接触律师和指控资料。³⁸ 4月，情报部长 Mahmoud Alavi 公开谴责

³⁵ 可查阅 www.asriran.com/fa/news/538090。

³⁶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Two journalists jailed in run-up to Iranian New Year”, 16 March 2017。可查阅 <https://rsf.org/en/news/two-journalists-jailed-run-iranian-new-year>。

³⁷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Photojournalist who worked for Rouhan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arrested without charge”, 22 June 2017。可查阅 www.iranhumanrights.org/2017/06/photojournalist-who-worked-for-rouhanis-presidential-campaign-arrested-without-charge/。

³⁸ 同上, “Detained pro-Rouhani Telegram channel admins repeatedly denied legal counsel three months after arrests”, 5 July 2017。可查阅 www.iranhumanrights.org/2017/07/detained-pro-rouhani-telegram-channel-admins-repeatedly-denied-legal-counsel-three-months-after-arrests/。

对记者和在线维权者越来越多的拘留，尽管据报这些拘捕事件中有许多是在情报部的发起下进行的。国营媒体还引述 Alavi 承认情报部在鲁哈尼第一届任期期间“过滤”了 700 万个网站。对信息自由的限制违背了《公民权利宪章》第 26 条规定的自由寻求、接受、发表意见和信息的权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指出，活跃的社交网络和即时通讯网络需要在网络空间最高委员会登记。

45. 在起草本报告时，前总统候选人 Mir Hossein Mousavi、Mehdi Karroubi 和 Zahra Rahnavard 仍在没有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被软禁。考虑到鲁哈尼先生曾多次确认他们很快就会被释放，秘书长敦促伊朗当局将他们立即释放。

46. 一些艺术家和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的家属公开指出，他们也遭到威胁、骚扰、逮捕和拘留。7 月，警察和安全部队据报在便衣特工的支持下驱散了著名诗人 Ahmad Shamlu 逝世十七周年纪念集会，并逮捕了几名参与者，其中包括伊朗作家协会的一名资深成员。

47. 政治犯继续冒着生命危险以绝食抗议，抗议他们被任意逮捕、监狱条件和虐待。一些良心犯进行危及生命的绝食抗议，以此抗议其拘留的合法性，1 月，特别报告员对这些人危急的健康状况发出警告。³⁹ 这其中包括 Saeed Shirzad、Ali Shariati、Mohammad Reza Nekounam、Hassan Rastegari Majd、Mehdi Koukhan、Nizar Zakka、Mohammed Ali Taheri 和 Arash Sadeghi。他们在 2017 年 7 月时都仍在狱中。

48. 秘书长回顾说，见解和表达自由在每个社会中都极其重要。他对记者和社交媒体活动家持续遭到任意逮捕、拘留和起诉的情况尤其感到关切。秘书长再次呼吁伊朗当局释放政治犯，包括仅因合法、和平行使表达自由权而被拘留的记者和律师。

人权维护者包括工会成员的情况

49. 人权维护者、律师、学生、女权活动者和工会成员继续受到严重限制，并继续被革命法院以违反国家安全法的罪名判处重刑。这些法庭的司法程序继续因系统性违反正当程序和公正审判而受到损害。捍卫政治犯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的律师继续受到类似的待遇。在起草本报告时，著名人权律师 Abdolfattah Soltani 仍在因涉及国家安全的罪名服 13 年的刑期。其他人权律师继续面临情报和安全官员的骚扰和盘问。

50. 7 月，Narges Mohammadi、Arash Sadeghi、Atena Daemi、Golrok Ebrahimi Iraee、Saeed Shirzad、Ali Shariat，以及一些环境维护者、阿泽里土耳其和库尔德民权活动者仍因他们维护人权的活动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监禁。秘书长对这些囚犯中一些人的健康状况、他们的拘留条件以及仍系统性地被剥夺治疗机会深感关切。6 月，Arash Sadeghi 由于长时间绝食且在拘留中得不到适当医

³⁹ 人权高专办，“伊朗：联合国专家警告‘良心犯在长期绝食后面临生命危险’”，2017 年 1 月 9 日。可查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1071&LangID=E。

治，病情仍然危急。据说，Sadeghi 先生被革命卫队告知，他不会被允许活着离开监狱。⁴⁰ 伊朗当局指出，上述人员定期获得了医治。

51. 独立工会仍然被禁止运作，罢工者经常面临被解雇和逮捕的风险，劳工领袖一直因一刀切的国家安全罪名被起诉，并被判处长期徒刑。7月，11名工会成员在接受似乎缺乏基本公平审判保证的审判之后，仍处在狱中，还有 42 人正在等待审判或上诉结果。

52. 5 月，在劳动节之际，伊朗当局只允许受国家支持的劳工理事会在德黑兰举行仪式，而独立工会成员则被禁止公开庆祝劳动节，这其中包括在议会大楼外组织了集会的伊朗工人自由联合会。据报，警方没收了他们的横幅和标语。7 月，1 000 多名伊朗教师发表声明，要求释放因在南部港口城市布什尔和平倡导教师权利而被监禁的教师 Mohsen Omrani。

53. 7 月，伊朗教师同业公会前秘书长 Ismail Abdi 被送回 Evin 监狱，继续因他的和平维权行动服 6 年的徒刑，尽管一位司法官员承诺准许他长时间休假。Abdi 先生于 2015 年 6 月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逮捕，在这之前他被禁止离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前往加拿大参加国际教师会议。2016 年 2 月，革命法院第 15 分庭的 Abolqasem Salavati 法官因他和平维护教师权利的活动判处他 6 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反国家宣传”和“串通破坏国家安全”。

54. 7 月，著名劳工活动人士 Reza Shahabi 在释放两年后被送回卡拉季的 Rajaee Shahr 监狱。据说，检察官决定他应该再服刑 3 个月，以补偿他因病假被释放的时间。Shahabi 先生后被告知，当局决定执行之前对他作出的为期一年的定罪。在起草本报告时，Shahabi 先生仍在绝食。伊朗当局在他们的来文中指出，Shahabi 先生自那时起被释放。

5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高专办继续收到在 1988 年被处决的受害者家属的投诉。20 个人权组织在 3 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呼吁当局停止骚扰、恐吓和起诉人权维护者，这些人权维护者代表在 1980 年代被即决处决或强迫失踪的人员及其家属寻找真相和正义。⁴¹ 这其中有 Mansoureh Behkish、Maryam Akbari-Monfared 和 Raheleh Rahemipour。已故的 Ayatollah Hossein Ali Montazeri 之子 Ahmad Montazeri 因公开他父亲谴责处决的录音，于 2016 年 11 月被判处 21 年监禁。2 月，他被送往 Evin 监狱服刑，但在几个小时后被释放。

56. 对发表意见或参加和平集会的人作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指控不仅危害他们的人身安全，而且破坏了他们作为人权捍卫者和工会成员的工作，并会在社会中灌输恐惧。秘书长回顾说，对代表其客户工作、发挥维护法治作用的维权人士和律师进行持续骚扰并施加专业禁令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整体倒退。

⁴⁰ Human Rights Activists News Agency, “A report about latest status of Aresh Sadeghi”, 25 July 2017。可查阅 www.en-hrana.org/report-latest-status-arash-sadeghi。

⁴¹ Human Rights Watch, “Joint statement on Iran: repression of those seeking truth and justice for 1980s killing needs to stop”, 8 March 2017。可查阅 www.hrw.org/news/2017/03/08/joint-statement-iran-repression-those-seeking-truth-and-justice-1980s-killings-needs。

E. 任意逮捕和拘留双重国籍者

57. 2016 年,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发现有任意剥夺某些双重国籍人士自由的趋势 ([A/HRC/WGAD/2016/28](#), 第 48 段)。2017 年上半年, Roya Saberi Nobakht、Kamran Ghaderi、Karan Vafadari 和他的妻子、Abdolrasoul Dorri Esfahani 和 Sabri Hassanpour 等几位双重国籍者连续被拘留确认了这一趋势。Baquer Namaz、Nazanin Zaghari-Ratcliffe 和 Ahmadreza Djalali 的情况令人深为关切。

58. 80 岁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官员 Baquer Namazi 为使他的儿子得到释放前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在 2016 年 2 月抵达该国时被捕。2016 年 10 月, 父子两人因“与敌国勾结”的罪名被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3 月, 上诉法院审理了 Namazi 先生及其子的案件。在撰写本报告时, 法院的决定仍然未知。秘书长在与伊朗当局联系后获悉, Namazi 先生已获准接受治疗。然而, 秘书长对 Namazi 先生继续被拘留仍然深为关切, 并注意到他的高龄和危急的健康状况。他谨重申以人道主义理由紧急释放 Namazi 先生的要求。

59. 瑞典居民、医生、灾害医学讲师和研究员 Ahmadreza Djalali 于 2016 年 4 月被情报部官员逮捕。2017 年 1 月, 在没有律师陪同的情况下, 他被带到德黑兰革命法院第 15 分庭, 告知他被控开展“间谍活动”, 可能面临死刑。他仍处于审前拘留中, 据说检察机关告诉他的律师说, 他可以处理 Ahmadreza Djalali 的案件, 但拒绝向他提供法院文件。

60. 4 月, 最高法院驳回了汤森路透基金会一名伊朗-英国籍项目经理 Nazanin Zaghari-Ratcliffe 的第二次上诉, 她在 2016 年 4 月返回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时被安全特工逮捕。Zaghari-Ratcliffe 女士的律师没有得到适当的时间为他的当事人辩护, Zaghari-Ratcliffe 女士还被禁止在审判中发言。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 2016 年 8 月认为她的拘留属任意性质([A/HRC/WGAD/2016/28](#), 第 56 段)。她于 2016 年 9 月因“秘密罪名”被判处 5 年徒刑。在撰写本报告时, 她 22 个月大的女儿的护照仍被当局持有。孩子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由她的祖父母照料, 无法见到父亲。伊朗当局指出, 这个孩子没有被禁旅行。

61. 报告显示, 针对这些双重国籍者的有关程序违反了正当程序和公正审判原则, 包括隔离拘留、禁止与律师取得联系, 以及在 Djalali 博士的情况下, 为使其签署声明对其施加情绪和心理压力。5 月,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指出, 自 2011 年被拘留的另一名双重国籍者 Khamal Foroughi 的拘留为任意性质, 并要求立即将其释放([A/HRC/WGAD/2017/7](#))。

F. 对少数群体的待遇

62. 秘书长仍对持续侵犯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人权的报告感到关切。

63. 3 月, 德黑兰一个上诉法院确认革命法院第 28 分庭于 2015 年作出的决定, 以“国家安全”罪判处皈依基督教的 Ebrahim Firouzi 5 年监禁。根据现有资料, Firouzi 先生自 2010 年来被 3 次起诉, 仅仅因为他从伊斯兰教转而皈依基督教, 且据称组织基督教宗教会议。6 月至 7 月间, 至少有 11 位皈依基督教者和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亚述人五旬节派教会前领导人据报因“违反国家安全”被德黑兰革命法院第 26 分庭定罪并处以严重徒刑。还继续收到逊尼派穆斯林、雅尔桑教成员和 Gonabadi 苦行僧遭到歧视待遇的信息。

64. 对巴哈教派成员的迫害仍在持续。在起草本报告时，90 多名巴哈教徒，其中包括 7 名被称为“雅兰”的巴哈教派领袖仍因其宗教信仰被监禁。7 名领导人于 2008 年 5 月被捕，以间谍罪、“反政府宣传”、“串通合谋危害国家安全”、“在地球上散播腐败”等罪名被判刑 10 年。他们刚刚服完第 9 年的刑期，仍然被剥夺所有其他囚犯根据《刑法》应享有的多种权利，包括休假和有条件释放。4 月，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指出，24 名巴哈教派人员的拘留属任意性质，并认定他们的逮捕和拘留违反了宗教自由权([A/HRC/WGAD/2017/9](#))。

65. 鲁哈尼先生在选举活动中承诺促进所有伊朗人的平等权利、确保各民族和平共处，⁴² 秘书长对此感到鼓舞。迫切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将这些承诺付诸实践。

66. 秘书长敦促伊朗政府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的规定，尊重人们按照自己的选择，单独或与他人共同开展宗教活动的自由，而不必担心为此受到迫害或歧视。秘书长重申前任秘书长的呼吁，请伊朗政府尊重宗教和信仰自由的权利，处理所有生活领域中一切形式的歧视，坚持并执行保护少数群体和个人的立法，确保释放所有因其宗教信仰被监禁的人。

67. 安全部队继续将促进承认本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民族活动人士作为目标。3 月，库尔德-阿泽里族裔权利活动人士 Abbas Lesani 因主张国家承认其母语在 Meshgin Shahr 的革命法院被关押，罪名是“破坏国家安全”和“反国家宣传”。⁴³ 2 月，在国际母语日之际，活动人士 Alireza Farshi、Akbar Azad、Behnam Sheikhi 和 Hamid Manafi 据报因和平捍卫库尔德-阿泽里人的权利而被判处长期徒刑。⁴⁴ 伊朗当局指出，这些案件仍在调查中。2016 年 12 月，土耳其(阿泽里)活动人士 Morteza Moradpour 在绝食 65 天后在大不里士中央监狱被释放；6 月，他再次被逮捕，以服完剩余的刑期。⁴⁵ 7 月，土耳其-阿泽里活动人士 Sohaila Kargar 被判 5 年徒刑，罪名是参与一个试图扰乱公共秩序的团体。Kargar 女士在 2014 年创建了名为“伊朗民族彩虹”的论坛，邀请人们讨论与不同少数群体面临挑战有关的问题。⁴⁶ 伊朗当局指出，她的判决被改为罚款两千万里亚尔。

⁴² 可查阅 <https://twitter.com/IranNewspaper/status/861499681481912320>。

⁴³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 “Iranian Azeri rights activist on trial for advocating mother language”, 14 April 2017。可查阅 www.iranhumanrights.org/2017/04/iranian-azeri-rights-activist-on-trial-for-advocating-mother-language/。

⁴⁴ Association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Azerbaijani People in Iran, “Report of the situation of Iranian Azerbaijanis regarding human rights: June 2016”, 20 July 2016。可查阅 www.ahraz.org/report-on-the-situation-of-iranian-azerbaijanis-regarding-human-rights-juni-2016/。

⁴⁵ 可查阅 [https://www.en-hrana.org/tag/morteza-moradpour](http://www.en-hrana.org/tag/morteza-moradpour)。

⁴⁶ Human Rights Activists News Agency, “Sohaila Kargar sentenced to 5 years in prison”, 24 July 2017。可查阅 www.en-hrana.org/sohaila-kargar-sentenced-5-years-prison。

68. 2017 年 1 月至 5 月, 据称伊朗边界安全部队杀害了 30 名库尔德人 *Kulbar* (边境信使), 并造成 60 人受伤。据报, 伊朗库尔德人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判处死刑的人中占多数, 据说库尔德政治犯几乎占全国政治犯总人数的一半。⁴⁷

69. 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还继续报有镇压少数民族成员的情况, 该省有一些伊朗最不发达和资源贫乏的地区。还收到持续歧视阿瓦族阿拉伯人的报告。

三. 与国际人权机制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合作

A. 与人权条约机构的合作

7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批准了 6 项具有关键的国际人权条约, 也是《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的签署国。

71. 秘书长欢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各条约机构合作, 此类合作的情况近年来有所改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向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提交的第一份报告([CRPD/C/IRN/CO/1](#))于 2017 年 3 月得到审议。然而, 秘书长指出, 伊朗当局尚未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提交定期报告, 并呼吁伊朗政府确保准确、定期、及时向所有条约机构报告, 并就其建议有效开展后续行动。

72. 秘书长鼓励伊朗政府充分遵守条约机构的后续机制, 并向条约机构提供资料, 说明条约机构结论性意见中提出建议的执行情况。

B. 与特别程序的合作

73. 秘书长欢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持续接触和对话, 并就任务负责人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出的大量来文作出答复。大多数来文提到酷刑和虐待情况, 包括拒绝为囚犯提供医疗、处决、任意逮捕和拘留记者和维权人士、迫害宗教少数群体、不公正审判, 以及对联系联合国人权机制的人进行报复。

74. 国营媒体对伊朗伊斯兰共有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进行攻击, 通过质疑她的信誉和独立性来诋毁她的工作, 秘书长对这种攻击表示高度关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发表的开幕词中, 也同样对针对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个人威胁和侮辱事件表示关切。⁴⁸ 秘书长鼓励伊朗政府与特别报告员充分合作, 对不准她访问该国感到遗憾。

⁴⁷ Associ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Kurdistan of Iran-Geneva, “Bi-annual summary report for the attention of the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for Iran”, June 2017。可查阅 www.kmmk-ge.org/2017/06/07/bi-annual-summary-report-for-the-attention-of-the-un-special-rapporteur-on-the-situation-of-human-rights-for-iran/。

⁴⁸ 人权高专办, “不为人权机构提供准入、与其缺乏合作不会减少对一国人权纪录的监督”, 2017 年 6 月 6 日。可查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1687。

75. 秘书长欢迎伊朗邀请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人人有权享有最佳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有人权的不利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对伊朗进行国家访问。这将是自 2005 年以来任务负责人第一次前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国家访问。伊朗政府在 2002 年就所有专题特别程序印发了长期有效的邀请，任务负责人的这次访问标志着在落实这一邀请方面取得了进展。应当回顾，伊朗政府曾在原则上同意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该国。秘书长还鼓励伊朗政府积极回应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意见和表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访问要求。

c. 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合作

76. 高级专员继续向伊朗官员提出人权关切。他特别代表有可能被处决的少年犯开展干预活动。秘书长欢迎这些交流，并鼓励伊朗政府就执行在普遍定期审议第二个周期中收到的建议进行对话，利用人权高专办的技术合作方案，以期在法律和实践中废除死刑，同时在废除之前限制死刑的使用。

四. 建议

77. 秘书长谨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接触，接触这一情况近年来有所改善。此外，秘书长谨鼓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迅速践行在《公民权利宪章》中所作的承诺，将其转化为政策和实践。根据本报告中的意见，秘书长提出下列具体建议。

78. 秘书长再次紧急呼吁伊朗政府暂停使用死刑，停止判处儿童死刑，并无条件停止处决因未成年时所犯罪行而被判处死刑的人。公开处决的做法应当终止。

79. 秘书长敦促伊朗政府废除授权以酷刑和虐待作为惩罚形式的所有法律。

80. 秘书长敦促伊朗政府确保人权维护者、律师和记者能够安全履行职责，不会受到不适当的干涉(包括制造恐惧，使人们担心被逮捕、拘留和起诉)，释放仅因合法、和平行使表达自由权而被拘留的政治犯，包括记者、人权维护者和律师。

81. 秘书长敦促伊朗政府确保对所有案件的处理都符合国际标准、适当程序保证和公平审判原则。阻碍辩护律师与客户接触、在没有正式起诉的情况下拘留政治犯等问题需要得到纠正。

82. 秘书长敦促伊朗政府按照国际标准，删除所有法律中影响到妇女的歧视性规定，并制定国家战略，处理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有害和暴力做法，包括童婚问题。他还敦促伊朗政府确保妇女权利维护者免遭暴力、恐吓和报复。

83. 秘书长敦促伊朗政府立即采取步骤，保护所有宗教和少数族裔者的权利，并处理对他们一切形式的歧视。秘书长再次呼吁伊朗当局释放 7 名巴哈教领导人。

84. 秘书长敦促伊朗政府贯彻落实所有条约机构的结论性意见，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他还敦促伊朗政府确保迅速向人权委员会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报告，这两份报告已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3 年到期。

85. 秘书长鼓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继续与人权高专办进行建设性接触，落实本报告和先前报告中的所有建议，以及所有人权机制包括普遍定期审议提出的建议。
